

张宗和 著

秋灯忆语

——“张家大弟”张宗和的战时绝恋

好妹妹：

接到你那两封信后，我简直高兴极了，前兩天我话少得很，这两天我的话多极了，似乎也不困了。你知道好消息对我是多么的好。前天在宣威的几个清华同学在浙江饭店吃饭，我喝了三杯香花酒，几乎走不回来了。一到家就躺在床上，一夜都难受，昨天一天又沒有劲，今天才好一点……我盼望明天会接到你的两封信，我早早就睡，一醒就看书，不瞎想……

祝安康
宣和三月二十九晚

张宗和
著

秋灯忆语

——“张家大弟”张宗和的战时绝恋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秋灯忆语：“张家大弟”张宗和的战时绝恋/张宗和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ISBN 978-7-02-009763-0

I. ①秋… II. ①张… III. ①张宗和—回忆录 IV. 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47176号

责任编辑 杜 丽
装帧设计 李思安
责任校对 刘光然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81千字
开 本 890毫米×1290毫米 1/32
印 张 12.25 插页9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13年8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763-0
定 价 2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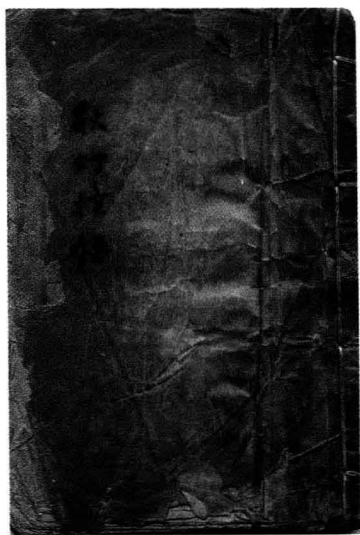
前言：为《秋灯忆语》而写的几句话

早在六十八年前，我还不懂得什么是“死”的时候，我的妈咪就溘然离开了我们。一年后，爸爸在安徽立煌古碑冲教书，课余闲暇时，写了这本小册子，取名《秋灯忆语》，以此纪念我二十五岁就离世的母亲以及他俩在一起的那段刻骨铭心、催人泪下的日子。书写好后，由于当时地方小，印刷条件和纸张都很差，用草粉纸印了约百本，分送给各地亲朋好友，也没有发表。

“文革”把我家造得天翻地覆，所有的文字及相片均被抄走，劫后还回一部分，但大部分业已荡然无存，其中就包括《秋灯忆语》。

等到了八十年代，一切走上正轨，在亲朋的点拨下，我猛然醒悟这本书的意义，想：“一定要找回这本书！”为了我不久前去世的父亲和已去世多年的母亲。我四处打听，所有的长辈、亲友同样遭洗劫，像这样的“四旧”谁还敢保存？最后打听到昆明一家姓周的亲戚，名字不记得了，他说他家还有一本，世上仅存的一本。我万分感激地到昆明去拿了回来，已经很旧了。

后来，我四姑回国时带到美国去抄写。几经辗转寄回来时已经很破旧，快散架了。我的高班学友、贵州作家书法家戴明贤先生爱书如命。他借去后细心加上封面，亲手用针线缝合，写上书名。在他的引荐下，热心肠的小妹以珉结识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杜丽编辑，她对



装订修复后的《秋灯忆语》封面

书中记录的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文人生活很感兴趣,认为具有珍贵的社会学意义。同时,书中涉及的一些现代文化名人及父母通信中的闲谈也是难得的野史素材。

在我有生之年终于得以见到该书面世,我感到十分慰藉。

在此之前,《香港笔荟》在小妹的努力奔走下也曾连载过四期。感谢所有帮助、支持过我们的人,尤其是戴明贤先生。我和我的妹妹们都感念在心。

很老的“小以靖”

目 录

前言:为《秋灯忆语》而写的几句话	张以靖	1
秋灯忆语		1
附录一:战时两地书	张宗和 孙凤竹	91
附录二:月色	张宗和	247
附录三:烽火	张宗和	287
附录四:关于《秋灯忆语》的通信		369
巴金致张兆和(二封)		371
张充和致刘文思(一封)		373
张充和致张以靖(二封)		374
张兆和致刘文思(二封)		377
附录五:合肥张家谱系		379
《秋灯忆语》的故事(代后记)	张以岷	381

秋灯忆语

宗和战时履迹(1936—1945)

北平—青岛—苏州—南京—合肥—汉口—长沙
—桃源—广州—柳州—贵阳—重庆—昆明—宣
威—呈贡—宣威—昆明—昭通—昆明—重庆—
成都—西安—洛阳—界首—六安—张老圩—张
新圩—立煌

风竹死已将近五个月了，因为死在乡下，没有发讣文，也不曾为她写行述行状一类的文字，可是我心里老想写一篇文章纪念她。到立煌古碑冲之后，一切较安定，课后闲暇无事，在水声风声雨声中的灯下，翻看旧时信件和日记，颇多感触，信笔写来，断断续续不成篇幅，写时我极力压制自己，想用平淡的笔，第三者的态度来追述过去的事。写好一段总拿给赵景深先生看。后来我们谈到题目，他说冒辟疆有《影梅庵忆语》，可以仿照一下，就叫《秋灯忆语》吧。我也很同意这个题目，不过冒记的是他的爱姬，而风竹是我的妻子，不知她在地下会不会对这个题目生气。写时并不预备发表，只想等战后，好好地印几百份，附上风竹的照片、日记和信札，送送熟人，作为纪念，所以文字中所提到的人，全是真名，现在在这儿发表，还要请各位先生原谅。

1944.11.20.夜



《秋灯忆语》出版时封面

给凤竹(代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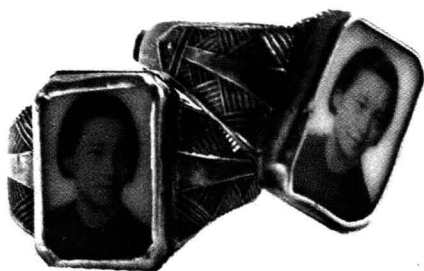
凤竹：

我们分别整整有一年多了。我总不以为你已经死了，还像在云南时那样，你在呈贡，我在宣威，你在昭通，我在昆明，不过我们在一起七年，这一次的分别最长了。

我好像有很多话要告诉你，你最关心的自然是我和小以靖。好，现在就从我和小以靖说起。这一年来我们都很好，我在立煌住了一年，一直没有生过病，除了最近身上有点疮，叫人心里发烦，但疮现在也快好了，以为生疮，人瘦了点，这正是你所乐意的，你不是总觉得我应该瘦一点才好吗？

今年暑假我回圩子一趟，住了一个多月，见到小以靖，她从床上跌下来，把腿跌坏了（你一定要骂我了吧），走路一歪一歪的，是靠五婶妈天天拿药给她敷，现在也好了。我回家去，她脸正在生暑痘子，一脸的包难看极了，一直到我再回立煌之前，她脸上的暑痘子才好，脸也漂亮了。你以前担心她的肚子大，像我一样，怪难看的，现在却不然，她的身段也苗条了，将来长大了，一定会和你一样漂亮，你放心好了。她现在在新圩子跟五婶妈，乖得很，五婶妈很会照应孩子。等暑假我们回来，再带她到上海去见见她的舅舅舅妈们。

关于《秋灯忆语》，现在快要出版了。你看了也许会哭，也许会生



凤竹去世后宗和打制的嵌有凤竹照片的纪念戒指

气。以前你在我日记上看到我写你们在广州的情形，你不是哭了
吗？现在我写我们在成都上坟，你也许还会哭。至于生气，一定有许
多地方会惹你生气的，譬如写你们家窘的情形和一些闺房密事。大
老姑婆和她们都觉得太那个的地方，你一定也不愿意人知道，你一
定会骂我说：“倒头的张宗和，尽写些丑事，好的他全不说。”本来这本书
我不想在这里印，想到上海去印，后来平和大姐鼓励我，说在这儿写
的，就在这儿印，也留个痕迹。我也想快点印出来，可以送人，所以就
决定在这儿印了。还有原来在《世界月刊》上发表的，有没有登完，还
差最后一段。现在总算全了，印出来，也了了一桩心愿。

忽然想不出什么可写的了，愿意梦见你，吻你。

宗和 1945.9.24.于立煌

一 北平→青岛→苏州→南京→合肥→汉口

大学毕业那一年，1936年夏天，同学们正忙着找事，而我却在计划怎样到青岛去玩。暑假之前我就和四姐通信要她从苏州到上海，然后再坐海船到青岛，我呢，就预备从北平坐火车到济南转青岛。我打听青岛的旅馆很贵，如果住一个暑假一定要找一个住处。于是我找到一个研究院同学许宝禄君，他有一位亲戚在青岛有座别墅，请他写了一封信给那位管理别墅的管事先生。一放假我就同一位山东同学刁集亭一同乘车经济南转赴青岛。

我们都是第一次到青岛，一个熟人也没有，也都是才踏出学校门的，对什么都很嫩。一下车就上了当，太平路就在车站边上，而我们却花了不少钱坐洋车才找到刘氏静寄庐。管事先生已经不是许君知道的那一位了，换了一位张先生，我们怕他不招待我们，因为我们这两位客人太转弯了，是他们主人亲戚的朋友，他要不招待我们，我们只好去找旅馆。还好，他没有不容纳我们的意思，但看样子也不见得欢迎，一直到下午，他才指定我们一间房，我们才到车站把行李取了来。

好像是第二天，我们在码头很顺利地就接到了从上海来的四姐^①，她住在我们隔壁，有了三个人，我们这避暑团就热闹一点了。

^① 即张充和。

四姐是个曲迷,在上海时就打听到以前替我们拍曲子的沈传芷也在青岛替人拍曲,且抄得有他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别墅里也有电话,我们马上打了个电话找他,他果然马上就赶来了,于是我们就谈到青岛曲界的情形,他告诉我们路秘书是唱冠生的,孙主任是唱老旦的,某科长唱得最不好,路小姐孙小姐是初学,但全唱得好,又说他们听到曲友来了,自然马上会来接你们的。说着说着他有拍期就走了。

果然,到晚上,有路秘书的汽车来接我们了,同学刁君虽然不会唱昆曲,也跟了我们去凑热闹。四姐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我们坐在汽车上都好笑,一个人也不认得,糊糊涂涂地就去赶人家的曲会,假如这辆汽车不是路家派来的,我们不是都要被绑去了吗?车子在一所小洋房前停了下来,传芷先出来接我们,也只有他和我们熟。一间大客厅坐满了人,全都穿得很考究。路家是主人,自然他家的人最多,而会唱曲子的人也多,路秘书自己不用说是老曲家,老太太也不反对,且喜听曲子,少爷路仲宽夫妇也会唱,小孙女凤兮才七八岁也会唱《小春香》,路家三,四,五,六四位小姐都会唱,此外孙家父女连我们一房也有十几个人了。

因为全都陌生,而且女客多,使我有些窘,我只好和老秘书谈话,原来老秘书是贵州人,老住在四川,知道我们祖父,祖父曾经在前清时做过一任川东道,老秘书说他德政很好,使我感到光荣,我虽然没有见过我的祖父,但常听人说起,父亲八岁时,祖父就逝世了。

我们觉得他们的曲会还不够正式,因为大家都还唱清曲,也不嵌白,有的还要带铺盖。因为我们在苏州所参加的大曲会都不看本子的。但我们总留心听别人唱。我们唱完了,他们也都拍手。他们招待得很好,大客厅也叫人非常舒适。四姐和那些小姐们不久也就熟了。夜已很深了,他们才又用车子送我们回静寄庐。

睡觉之前,我和四姐自然在批评他们,四姐说孙小姐不错,唱也唱得好,人虽不十分漂亮,却很 charming,我也同意她这句话。我们还谈到她牙齿太稀,缝太大,年纪仿佛在许多人中也最小,不打扮,短头发,是个中学生的样子。

此后我们在青岛反是到海水浴场的时间少,而唱曲子的时候多了。同学刁君因为职业关系,又到济南去了,只剩我们姐弟二人。我们游过崂山,青岛又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了。湛山汇泉我们都常去,我记得下水一共不过五六次,孙小姐游得很好,她教我们,我们也都勉强会了。我的姿势最不好,他们说我是狗划水。孙老伯最好玩,穿了游泳衣,套了救命圈,在海水浴场两头走,也算是游水。沙滩上的确很好玩,可以做种种游戏,我常常把身体埋在沙里,在海边的人,都晒得很黑,就是我一个人白,身体又肥,一点也不好看。孙小姐有一次说,她的同学问她,你那位朋友怎么那么白?在海水浴场,白是一件丢人的事。她的身体倒是不错,黑黑的,圆圆的,丰润而不肥壮,很玲珑。可惜她那件游泳衣太大了点,一沾上水更松,常常背心会掉下来,露出小部分丰满的胸部来,我常叫四姐替她挂好,但有时她游得正上劲,却讨厌人去惹她。而海水浴场就很少有这种伤风化的思想,我们太顽固了。

每次曲会总有人请客,我们吃了人家不少顿,很不好意思,于是我们也请人一顿,一切请孙老伯办理,因为他是曲会里的总务主任,常常贴钱,而事总办得十分令人满意。所以我们这次请客,也请他主办。地点就在他家客厅里。他家的客厅很大,长长的玻璃门,很透气。那晚上的酒席也非常丰盛,我不能吃酒,孙小姐在我玻璃杯中倒上很多汽水,一小点啤酒,别人都暗笑她帮我忙。在青岛短短的一个月中,我和孙小姐见面最多不过十次,她也到我们住处来过几次,但